

典範永在 德澤長存

王老師振鵠教授手稿整理後記

顧力仁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退休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副教授

「1931 年，蘆溝橋事變，激發全面中日戰爭，天津淪陷後，學生自動建立秘密抗日組織，以實際行動救亡圖存。組織稱「抗日殺（鋤）奸團」，簡稱「抗團」……充分顯示敵後青年忠貞愛國的犧牲精神。」（王振鵠，〈抗團紀事〉）

「……個人來館服務乃經部方挽邀，從未計較名位，一心以推展圖書館事業為職志。故一切惟遵照教部政策及規定辦理，個人進退事小，國家建設事大。」（王振鵠，〈駁斥《掃蕩》不實報導〉）

一、前言

先生自民國 49（1955）年起任教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又在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及東吳大學等校兼任授課，前後長達 45 年，其間並於民國 66 年至 78 年（1977-1989）借調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在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裡，先生始終堅守臺灣圖書館事業的崗位，並且扮演著研究者、教育家以及經營管理者的多重角色，被公認為是對臺灣圖書館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學者。

先生研究斐然，發表專論 40 種，單篇論文逾 400 篇；此外，又屢屢受邀在國內外相關會議提出演講及論文；而在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及卸任後，

不間斷地參與公部門和專業學會的各項研究計畫以及圖書館和系所評鑑。

先生對臺灣圖書館的影響及貢獻，一方面可以從其所著《書緣》、《圖書館學論叢》、《臺灣圖書館事業文集》以及《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等作品中窺之其詳；此外，更可以從位於臺北市行政精華區的中央圖書館（現稱國家圖書館）新廈建築和所延續至今的各項制度及業務中瞭解於萬一；而最重要的是，先生為臺灣圖書館事業的長久發展培育出無數繼起的追隨者，承襲著先生「發揚舊學，涵養新知」的使命，繼續開創圖書館的新局。

個人有幸受囑，將先生所留手稿進行初步整理，並從其中挑選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手稿資料，圖說並陳，藉以追念先生的典範及德澤。這批手稿資料目前已由先生長女，美國在臺協會文化新聞組美國資料中心王佩琪前總監，代表家人親洽曾館長淑賢，贈送國家圖書館永久典藏，並予以數位化，提供檢閱。本稿投送《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刊登，今值國家圖書館九十周年館慶，《國家圖書館館訊》刊行專號，特選擇部分內容，謹此介紹並致賀。

個人經手整理先生所留手稿等資料計有 8 箱，其中包含手稿、信函、檔案、聘書、照片、教學材料及作品複印件等等。



二、代表性資料書影及說明

(一) 抗團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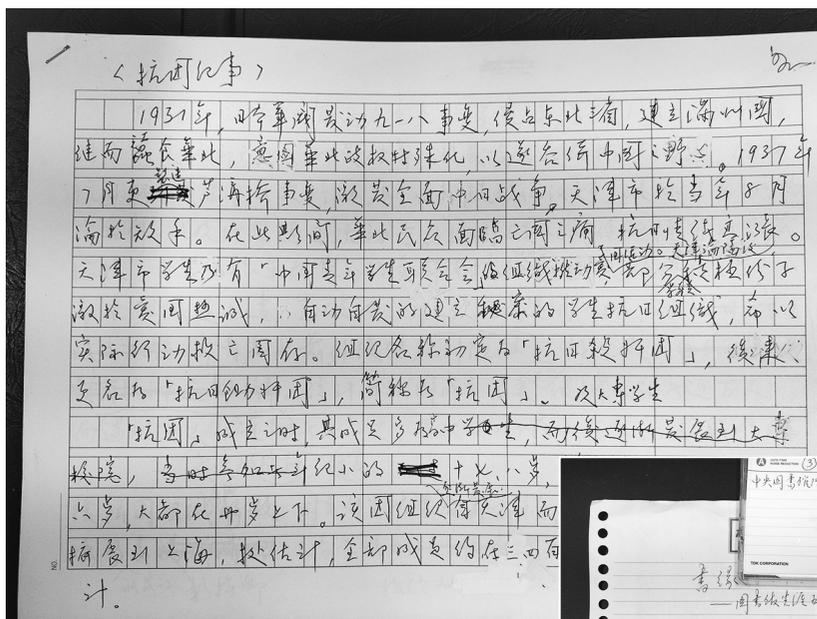
先生在自傳《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裡的第一章〈走過烽火〉提到曾在天津與師母一同參加學生抗日活動，先生後來被敵偽監禁，度過一段動心忍性的煎熬時期。本篇沒有發表，是先生對「抗日殺（鋤）奸團（簡稱抗團）」的回憶。抗團成員多為高中及部分大專生，先生17歲加入，屬於年紀小的。這個抗日組織由天津擴展到北平、上海，約有三、四百人，其活動包括宣傳及行動，抗團被

捕入獄的近百人，遇難和被槍殺約三十人，展現了淪陷區青年學生純潔無私的愛國情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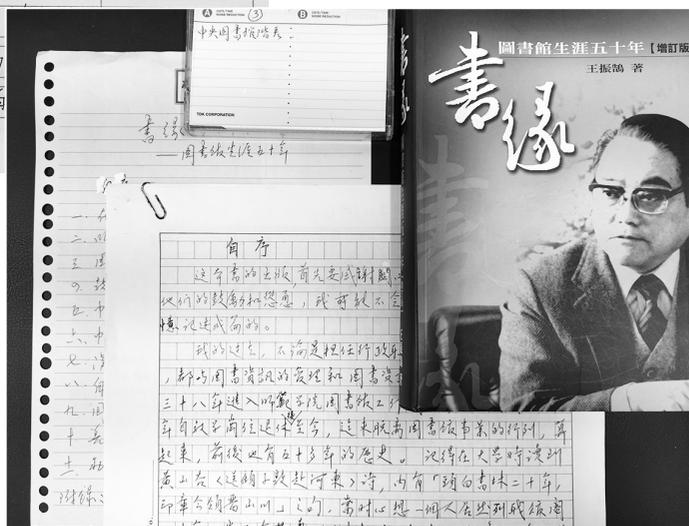
(二) 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 原稿及錄音帶等

本書是先生接受蘇精教授的訪談，再經整理而成，2004年首刊，2014年增訂發行，附有若干重要的彩色照片，是瞭解先生一生及其影響的重要傳記作品。訪談的錄音帶、打字初稿以及先生訂補的手稿完整保存，從錄音帶中可以聽到先生對往事清晰的追憶，尤其難得。

【館務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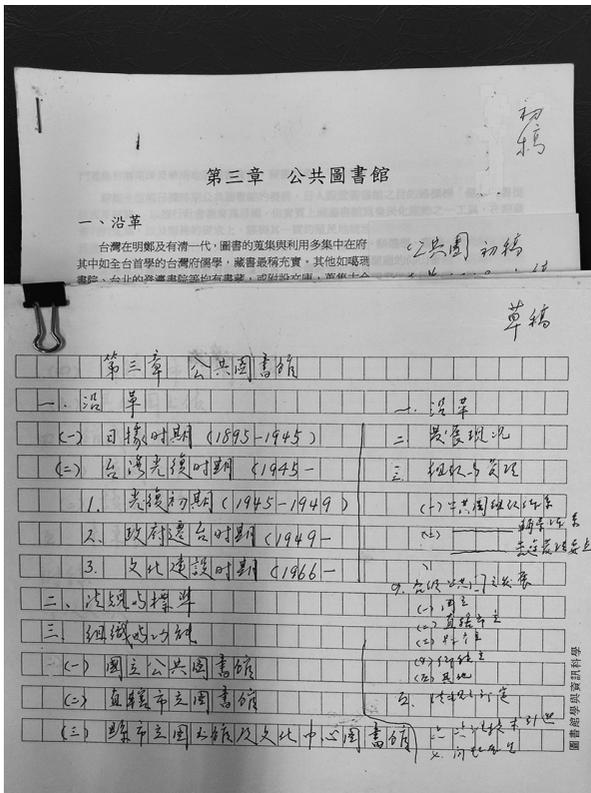
「抗團紀事」手稿



《書緣》一書原稿及錄音帶

(三) 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

本書共分 12 章，全書架構審定以及初稿撰寫由先生與胡歐蘭教授共同負責，再經鄭恆雄教授及劉春銀主任兩位增補。這本書是全面瞭解臺灣圖書館事業的重要作品，從目前留下來的初稿到之後多次的校稿，可以知道寫作過程殊為不易，而寫作時間也拉得很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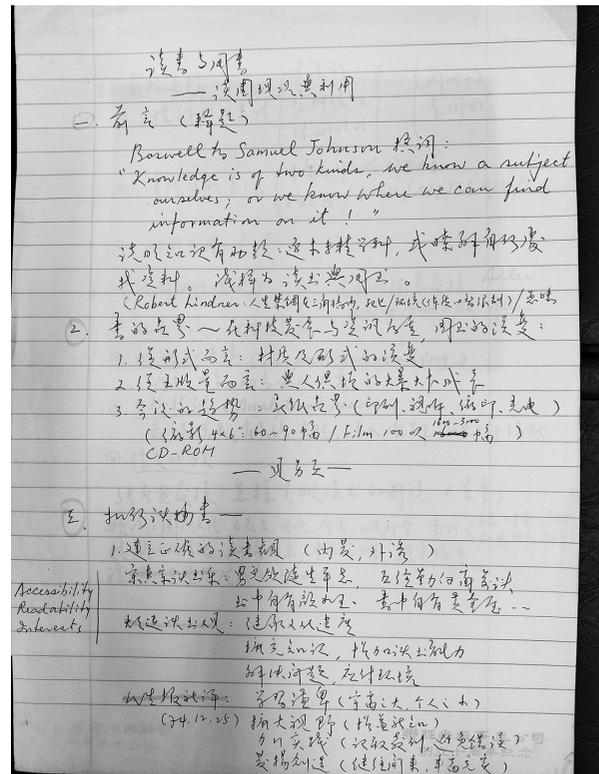
《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先生手稿

(四) 演講備稿

先生經常應邀發表演講，留下大量的中英文手稿資料，〈讀書與用書—談圖書館現況與利用〉是

其中一篇，包括六部分，分別是一、前言，二、書的世界（圖書的演變），三、如何讀書，四、善於選擇，五、如何用書，六、圖書館的現況。在「三、如何讀書」這部分，先生強調既要建立正確的讀書觀，也要善於選擇，更要有效的閱讀。就「四、善於選擇」中，更舉例說明「掌握出版來源」和「利用書目工具」這兩個途徑。

不論在備課或受邀演講，先生都慎重準備，不僅收集相關材料，並且將要點逐字記下，〈讀書與用書〉此一講稿的綱要筆記與其他相關講詞、文章放在一個專屬卷夾，這是先生立身治事的一貫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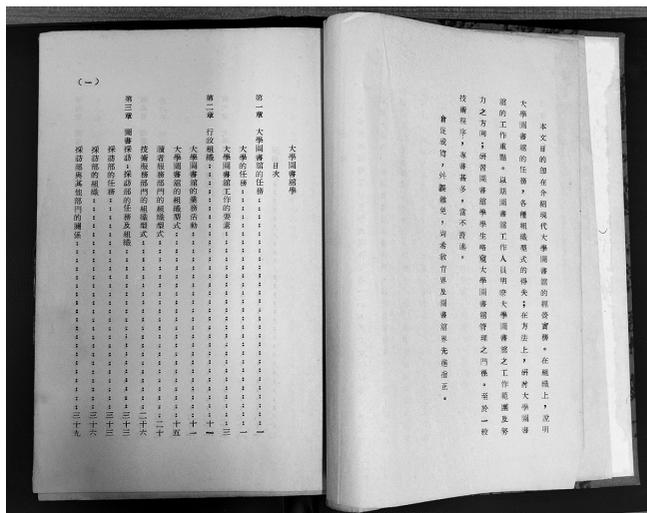
先生演講備稿





(五) 大學圖書館學 油印本
民 50 222 頁

本文不見於其他有關先生的著述目錄之中，只有收在《誠與恆的體現：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內〈附錄二、王振鵠教授著作及傳記分類目錄〉（頁 341）。全書 12 章，附參考書目，是早年對大學圖書館唯一的專論，其中若干篇章，如〈大學圖書館的功能〉、〈大學圖書館之館藏資料〉、〈大學圖書館的行政組織〉，曾以單篇發表，所以可視作為先生的未刊書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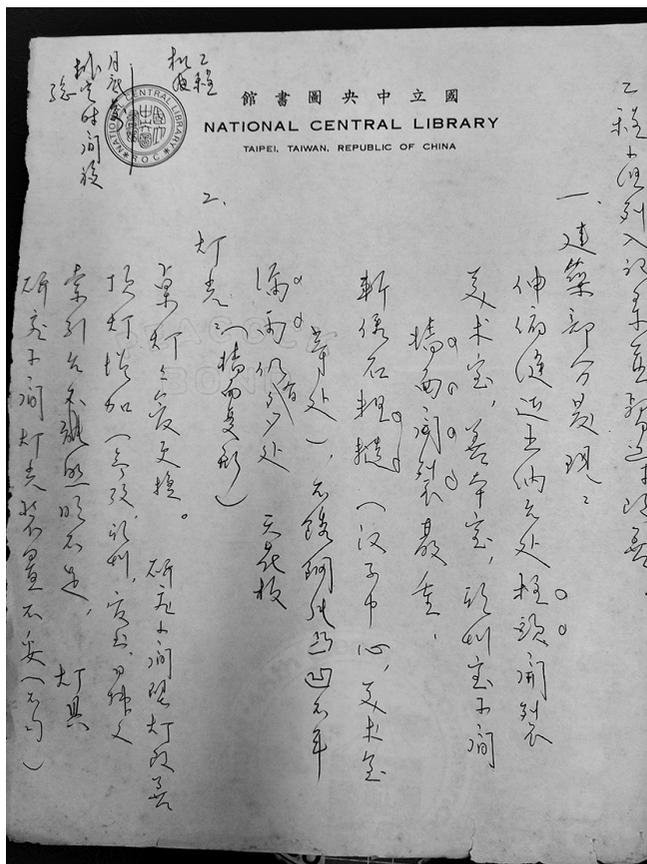


《大學圖書館學》未刊書稿

(六) 中央圖書館新館工程改善諭示

「推動自動化作業、遷建新館以及籌辦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是先生在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 12 年的重大貢獻，「遷建新館」從籌備到啟用歷經 9 年，其中艱困屢在，包括經費的籌措、招標過程外力的介入、工程過程的飽受惡意攻訐，不一而足。然而，新館啟用後，各方好評不斷，大為提昇圖書館的社會地位。在施工過程中，先生早晚必親到工地探視，甚至啟用後，先生仍不時在館內各樓層巡閱，並且提醒改善。

先生以此便箋，提示工程小組「建築及燈光」的改善，並限月底複驗，建築部分包括伸縮縫開裂、斬假石粗糙；燈光部分包括若干閱覽室索引臺照明不足、研究小間燈光不均。這些細節足見先生「立事惟公、燭詐惟誠」的實踐作風。



中央圖書館新館工程改善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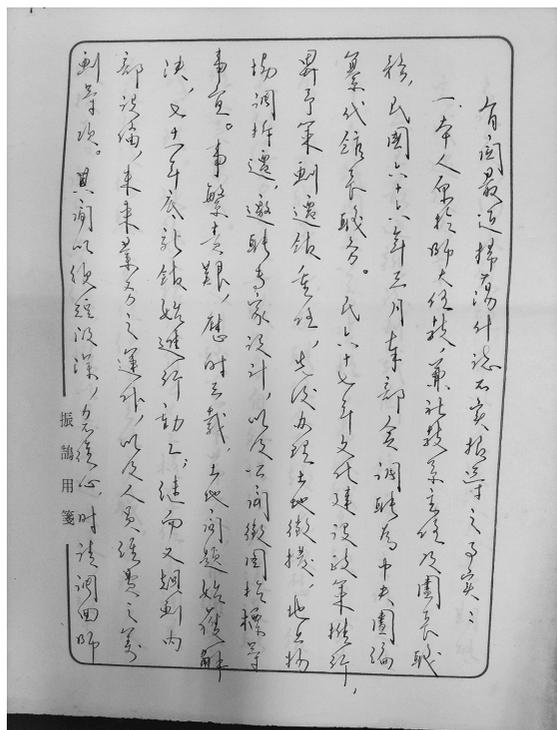
館務報導

(七) 駁斥《掃蕩》不實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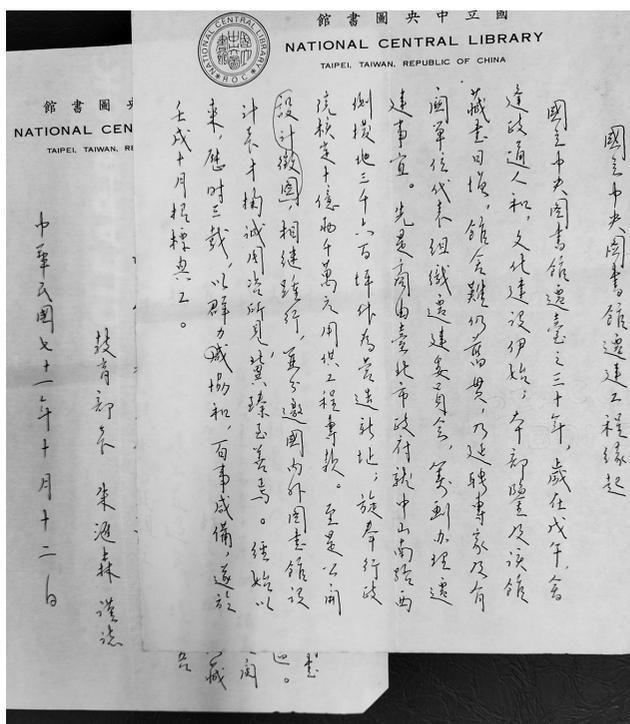
新館工程期間，有心人四處散播不實消息，刊登在小道雜誌，並就當時中央圖書館總務主任的更迭及資格加以質疑。先生親自說明事實，文中提及「本館在工程技術之管制與工程行政之處理，均建立嚴密制度，本諸公開公正，雙重查核方式檢驗其品質。……任何不實傳聞，個人主動委請有關單位查證，絕不姑息。此次……與過去匿名函件均屬一人所為，……必要時循法律途徑處理。……個人來館服務乃經部方挽邀，從未計較名位，一心以推展圖書館事業為職志。故一切惟遵照教部政策及規定辦理，個人進退事小，國家建設事大。」

(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遷建工程緣起 教育部朱匯森部長題識

中央圖書館的遷建不僅是當時國家十二項文化建設的重要項目之一，也是臺灣圖書館的世紀工程。遷建表面上是硬體建設，但也與中央圖書館所推動的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以及漢學研究服務有關，而後兩者都攸關圖書館人力資源的良窳，同時上述三者也都是先生在任時心之所繫。遷建歷時九年，國家編列十億經費，由於經費嚴格控管並壓低底標，完工後尚有節餘，報繳國庫六千萬，新館遷建的品質被當時譽為公共工程的典範之一。本題識鐫刻在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入口左側牆面。（承特藏組張嘉彬主任及陳思予學科專家協助確認）



中央圖書館新館工程期間，先生親自說明駁斥《掃蕩》不實報導。



教育部朱匯森部長國立中央圖書館遷建工程緣起。（民國 71 年 10 月 12 日）



(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啟用典禮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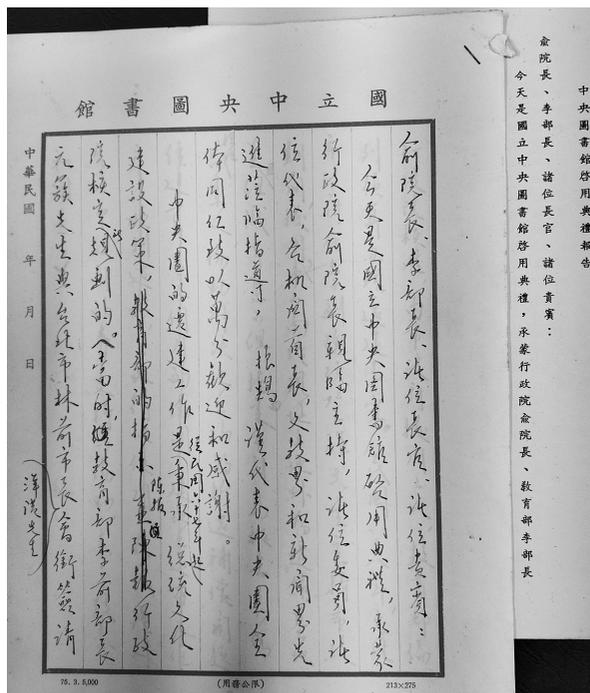
本報告由先生手擬，為典禮現場致詞稿，初稿提及「……在啟用典禮之前，蒙總統賜贈仿明代青花大花瓶一對，……中央圖書館的遷建不僅是實質空間的增加，更是社會文化精神力量的成長。」。定稿提及「國家圖書館……本身的性質是一所綜合性的學術圖書館，而不是一所社區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新館於民國 75 年（1986）9 月 28 日舉行啟用典禮，行政院長俞國華蒞臨剪綵。啟用後開放三天供民眾參觀，輿論給予高度評價，各界期勉如潮，影響當時國人對於圖書館的認知與重視。

(十) 中央圖書館新館落成 教育部李煥部長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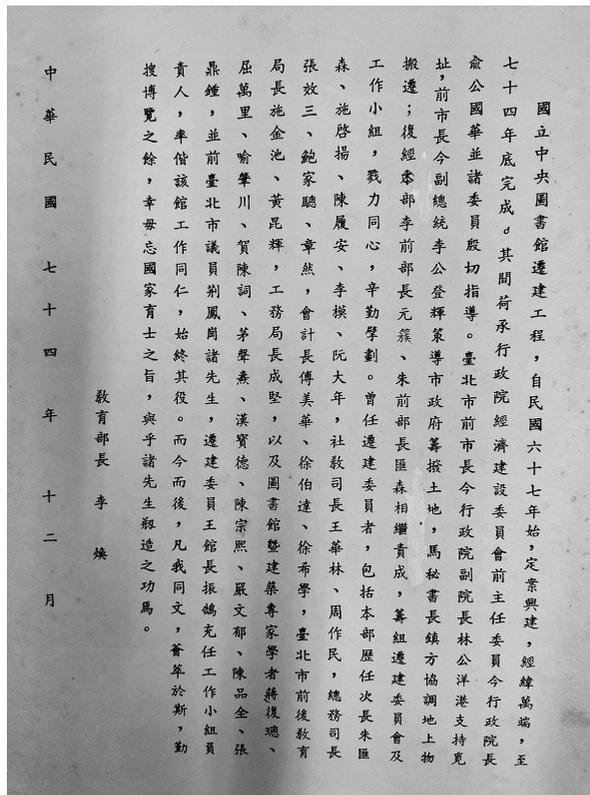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遷建工程歷經教育部李元簇、朱匯森及李煥三位部長；此外，也得到臺北市林洋港及李登輝兩任市長的協助。遷建工程在朱匯森部長任內最久，落成於李煥部長；另林洋港市長協助覓址，李登輝市長協助撥地及地面住戶的拆遷補助。朱匯森部長及當時行政院經建會李國鼎主任委員對遷建工程協助最大，朱部長充分授權、支持並信任先生；李國鼎先生力挺遷建工程預算，他說：「政府花十億元來遷建一所國家圖書館，實在是有其必要，臺北市一條建國南北路花了多少錢，難道國家圖書館還不如一條馬路嗎？」

(十一) 漢學研究資料中心籌備及成立

先生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兼任中心主任，並擔任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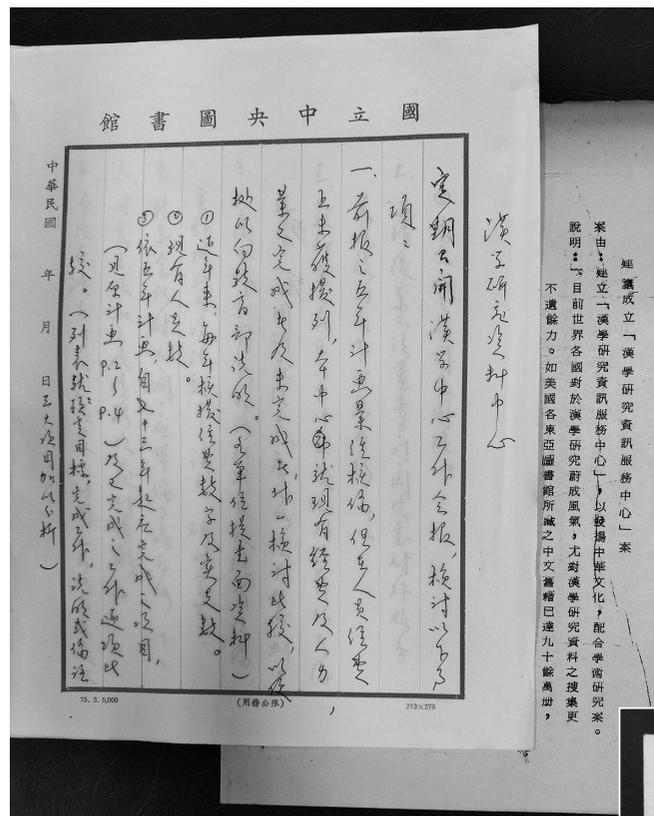
先生親筆「中央圖書館啟用典禮報告」（民國 75 年）



教育部李煥部長中央圖書館落成題識（民國 74 年 12 月）

(十二)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日韓訪問團

先生在中央圖書館任內多次出席國外圖書館會議，退休後先生伉儷也攜手到海外旅遊及出席各種活動，各次出國資料都逐一建檔完整保存，包括來往函件、會場攝影、提交論文及景點旅遊簡介等。下圖是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在 1981 年組團參訪日本、韓國的合影，由先生擔任參訪團團長，在韓國漢城，日本東京、大阪、廣島、福岡等地考察圖書館業務及文化設施，有助於當時國內圖書館同道視野的拓展。



「漢學研究資料中心」籌備及成立

於民國 70 年（1981）成立時，原名「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針對國內外傳統漢學的研究提供服務。中心有兩個重要的目標，一是研究資源的蒐集；一是研究服務的提供，先生認為這些和圖書館的服務具有密切的關係。中心在當時的「研究資源」上填補了若干地區的資料落差，同時充實了中央圖書館的藏品；此外，在「研究服務」上，編印優質出版品，提供國內外研究訊息，提供國內學界及學人彼此之間的對話，中心的成立及服務為當時的漢學研究矗立里程碑。中心之後改名為「漢學研究中心」，時先生已從中央圖書館卸任。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日韓訪問團（民國 70 年 4 月）



(十三) 先生伉儷 1988 年攝照

先生於 1988 年接受美國俄亥俄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先生伉儷與俄亥俄大學校長 Charles Ping 伉儷一起合影留念。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為李華偉博士，李館長是師範大學校友，與先生相識超過半世紀，該校頒贈學位是表彰先生對臺灣圖書館事業以及國際文化交流的貢獻。先生伉儷於 1946 年在北平結縭，婚後不久由北平、青島、廈門一路遷移到臺灣，同甘苦共患難，前後 66 年，先生有賴賢妻的全力支持，才得潛心投入臺灣圖書館事業的開創。

(十四) 寬厚自有天來福

先生以正楷寫在個人專用的棉紙信箋上，墨筆配上紅框朱印，氣象煥然，所署日期「丁丑」，是民國 86 年（1997），先生時年 73。先生的簽名一向為大家所熟悉，古書說「君子以厚德載物」、「為厚德者能受多福」。「寬厚自有天來福」這七個字

既是先生處事的原則，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所有接觸過先生的人都從其德澤中領受到無限的祝福。

三、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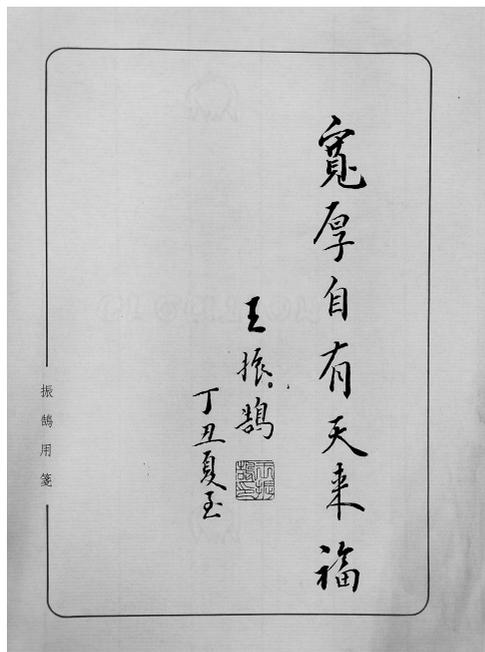
先生舊學植深，行文簡潔有力，尤其書法勁秀，讀來悅目賞心，而從字裡行間更可看出先生在年輕時不畏強權，崇尚自由的愛國情操；之後在服務公職時不計名位，戮力從公的實踐精神以及敬長尊賢，友愛朋輩，提攜後進的謙遜作風。先生在教學研究崗位上，誨人不倦，勤於著述；在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器識闊深，屢屢推動壯舉，開創新局。

如今國人得享優質的圖書館服務，而同道在專業氛圍中能日新又新，精進不輟，有賴於無數先進前輩在筭路藍縷之中開出一條坦途，其中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實無可取代，先生以厚德載物所累聚的德澤典範，必將亙古長青。

【館務報導】



先生伉儷與俄亥俄州大學校長伉儷合影留念
(民國 77 年 6 月 10 日)



先生題字「寬厚自有天來福」